

社会七色录

●张帆著

《记者·文化·时代》丛书

张 帆 著

社 会 七 色 录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特约编辑：朱克若

封面设计：唐伟杰

《记者·文化·时代》丛书

社会七色录

SHEHUI QISELU

张帆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875印张 164,000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1,000

定价：4.15元

ISBN7-108-00264-7/G·37

《记者·文化·时代》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 飙

副主编：洪天国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立诚 尹韵公 卞毓芳

叶 鹏 刘大平 朱竞若

李树喜 吴绪彬 何志云

沙 青 张建伟 张 飙

钱 钢 洪天国 祝华新

韩素琴 雷收麦

执行编委：朱竞若 张 飙

目 录

冒险起飞.....	1
“物价局长”.....	20
“笑星”李文华.....	28
“烟火大师”.....	39
“雪花”，飘啊飘.....	51
心之“浩特”.....	60
赵从钊和他的“科学公园”.....	84
范秉珍“四连冠”.....	92
阳春三月的民主之风.....	101
节俭应从最高权力机关做起.....	109
勇气·责任·文章.....	112
“闯”出来的采访.....	119
艰难的生长.....	125
“08128股票”的神秘股东.....	149
仇云妹坠落记.....	157
面对十万人的微笑.....	162
跳不出的漩涡.....	173
一千元奖金的风波.....	182
菜篮里的变化.....	188

观念在“优化”中撞击与更新·····	194
“走合”现象追踪记·····	200
大碗茶的世界·····	203
北京的桥·····	215
超越血缘的亲情·····	222
除却巫山不是云·····	229
继母·····	237

沉重的记者证·····	247
-------------	-----

——写在后面的话

冒险起飞

一架中国民航波音747SP巨型客机，从北京首都机场腾空而起，飞上蓝天。

这是中美航空协定签字后，中国民航途经上海、旧金山飞往纽约的第一次航班。

时间：1981年1月7日中午。

这次航班的领队是徐柏龄——安全飞行一万多小时的优秀飞行专家，民航北京管理局局长，全国劳动模范。

这次航班的机长是尹淦庭——全国民航安全飞行模范，民航北京管理局第一飞行总队队长。

徐柏龄曾经担任过这个总队的总队长，非常熟悉他的继任。由“老搭档”担任首航美国的机长，他心里是十分踏实的。这时，他安稳地坐在客舱里，透过椭圆形的玻璃窗，在万米高空，在一千公里的时速中，观看窗外的云海。这云海不象是夏日经常见到的那种乌黑翻腾的惊涛骇浪，而是乳白色的，轻柔的，象仙女铺开的被褥，静静地，慢慢地飘向远方。随着飞机的前进，那云层越来越淡，变成团团洁白而柔软的云朵……

走向世界的飞行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我们对国外的航线、机场、气候、地理条件不熟悉，飞行经验不足，有关资料很少，我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特别是远程飞行，大都租用外国飞机。

这，对于将祖国的荣誉看得如同自己生命一样宝贵的飞行员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谁能不愧？！

1965年，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将去亚洲、非洲十四国访问。消息传来，徐柏龄不能自己。他和机组的同志们怀着一颗颗赤诚的心，请求担任专机驾驶任务，允许他们首航非洲。

周总理毅然批准了要求，亲切地鼓励道：“我带你们远航，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这句话，不仅是从一个伟大政治家的眼光出发的，也包括一个民航实业家的深谋远虑。

飞行人员听了，个个欣喜若狂，徐柏龄更是激动不已。

为了在瞬息万变的复杂飞行环境中掌握主动权，徐柏龄和机组的同志进行了试航，认真仔细察看地形，作了标向记录，掌握第一手资料。

然而，即便如此，在飞向非洲的途中，仍然遇到了不少意外的情况。

飞机航行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机场时，正是黄昏时分，刚要着陆，忽然地面停电，机场顿时灰蒙蒙一片。光线差，跑道生，机舱内的乘客不免为驾驶员们捏了一把汗。这时，周总理发话了：“我们的飞行员是有经验的，大家请放心，把安全带

系好。”这一句似乎平常的话，在非常时刻起到了特殊的效用。机组同志沉着地操纵飞机，在苍茫的暮霭中安全降落。巴格达机场的管理人员几分钟前还在惊慌失措，此刻，见专机平稳地停在机坪上，欢呼着跑上前来，有的鼓掌，有的举手致敬……

飞机抵达苏丹机场上空时，遇到赤道风袭击，发生了强烈的颠簸。周总理在机舱里镇定自若，同大家风趣地说笑，劝周围的同志不要紧张。总理的沉着又一次深深地感染了大家。徐柏龄将油门加大到飞机起飞马力，尽力减少飞机的转弯坡度。在机组同志的通力协作下，飞机灵活地避开风头，化险为夷。

从坦桑尼亚回国时，苏丹突然发生政变，不得通过。尼雷尔总统找当时的埃塞俄比亚皇帝商量，借路而过。想不到，那次临时借路通行，却促进了后来的中埃建交。这当然是后话。当专机在埃塞俄比亚机场上空时，偏遇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恶劣气候。飞行员机警地抓住时机，安全着陆。

专机飞越国境线，翱翔在帕米尔高原上空时，周总理兴致勃勃地打起拍子，指挥大家唱起了《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

当专机回到北京，在首都机场停稳后，周总理亲切地握住飞行员的手：“我们的首航飞行不是成功了吗？！”随即，兴奋地同机组同志合影留念。

从此后，周总理多次出国访问，都坐我们自己的飞机。徐柏龄经常执行驾驶总理专机的任务。

二十多年来，除了执行正常的任务外，徐柏龄自己也难

精确说出他执行过多少次专机飞行任务：从接送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到接送外国国家元首到我国来访；从送我国的文艺、体育团体出国演出、比赛，到向友好国家运送象征友谊的使者熊猫……有时候，夸父追日似地跟着太阳飞，由于时差的原因，将手表不断往后拨；有时候，迎着太阳飞，将手表奔前拨。有时候，一天之内从夏天飞回冬季，或者从冬天飞回夏季。

徐柏龄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风景秀丽的浙江温州度过的。十七岁那年，他放下砍柴刀，在乐清县参加了浙南游击队。后来，党把他从温州军分区调到空军东北航校学习。这位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战士，以顽强的毅力，拚搏的精神，攻克复杂的飞行技术和航空理论，带着优异成绩飞上蓝天，成为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民航飞行员。

他先后驾驶过十七种客机，经停和飞越过八十五个国家和地区，遇到过许多恶劣的气候，复杂的地理环境。他总是铭记着周总理对中国民航的指示：“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安全飞行的航程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二百多圈，而且在不断延伸……

叩开华盛顿大门的飞行

1979年1月28日，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春节。徐柏龄作为领队，驾驶着波音707专机，送邓小平副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首次访问美利坚合众国。

由于某种原因，两国人民的友谊史中断了三十年。现在，

重新在太平洋上架起了友谊的桥梁。邓小平副总理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第一次访问美国，将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稳定世界局势做出重大贡献。这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徐柏龄和机组同志为能够担负这项光荣任务，感到喜出望外。

专机的飞行航线是北京——上海——安克雷季——华盛顿，总距离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三公里，计划飞行十六个小时。

好事多磨——偏偏遇到了十分恶劣的天气：上海大雾，能见度只有三至五百米；安克雷季夜间下中雪；华盛顿刮大风。

最伤脑筋的是上海的大雾。邓副总理上飞机后，请求“开车”，但塔台不同意，因上海虹桥机场能见度只有一百米。徐柏龄离座报告了邓副总理。

邓副总理说：“天气这么冷，这么多的老人来送行，他们怎么受得了啊？！”

徐柏龄建议：“那就先‘开车’滑出去，让欢送的人先回去。您看，行吗？”

邓副总理说：“那很好嘛！”

于是，徐柏龄请求塔台同意“开车”将飞机滑出，在跑道上转了一圈。当欢送的人们走了之后，飞机又滑回了原处。

上海的大雾愈来愈浓。发动机关车后，徐柏龄再次向邓副总理报告：“张廷发司令员亲自在空军指挥所里指挥。上海大雾能见度只有一至二百米，一时走不了，请您下机休息一下，行吗？”

邓副总理有些着急：“人家计划都安排好了。走不了，那

怎么办？”

“我们研究一下，采取措施，争取尽快起飞。”徐柏龄回答。

首长下飞机后，徐柏龄也下了飞机。此刻，他心急如焚。

值班室里，空军刘世昌副政委，王定烈参谋长，民航总局沈图局长，王静敏政委；民航北京管理局吕正哲局长，孙树峰政委等，心情都很不平静，纷纷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措施。

最后确定：加油直飞东京。上海天气好，则降于上海；上海天气不好，则丢下美国领航人员（因为两名美国领航人员，先一天到达上海）直飞东京。

徐柏龄按照研究的方案第二次开车起飞。

银燕越过济南后，接到上海发来的天气形势预报：逐渐转好，能见度由二百米转到八百米，一千一百米。徐柏龄止不住向驾驶舱内的四位同伴，兴奋地翘起了大拇指，决定在虹桥机场降落。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飞机进入“上海走廊”时，天气又变坏了，能见度只有八百米。飞机穿云到三边，地面塔台报告：天气继续恶化。

面对这复杂天气，徐柏龄鼓励机组人员说：“全神贯注，认真操作，主动配合！”但是，地面盲降受干扰指示不稳。虽然着陆雷达指挥很主动、准确，但飞机接近跑道头时，偏左约有一个跑道。机长陆洪明同志右压杆约二十度角修正到跑道上。由于回杆不够及时，飞机惯性大，偏到了跑道右边。陆洪明企图向左修正落地。但是，有些勉强。机组同志异口同声高喊：“复飞！”徐柏龄立即表示：“同意！”飞机加大油门，升

入空中。

此刻，有的同志建议直飞东京。徐柏龄想，专机临时改降东京，保安措施准备得如何？两个美国领航员丢在上海，飞机夜航到安克雷季空军基地，我们都没有去过，万一遇复杂天气又改降另一空军基地，怎么办？徐柏龄果断决定，亲自上左座作一次试降。若不成功，再去东京。飞机穿云到第三边，徐柏龄与陆洪明机长调换了位置。在机组同志的密切配合和帮助下，徐柏龄小心翼翼，终于将专机安全平稳地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这时，实际能见度大约只有五至六百米。

专机加油后，邓副总理登机。这时，能见度再次变坏，只有二百米！这种坏天气，真让人伤透了脑筋。徐柏龄考虑到机组的技术状况，安全起飞是有把握的。本着对党，对祖国人民负责的精神，毅然决定亲自驾驶，按时起飞。飞机进入跑道后，借助于跑道灯的照射，实际能见度约有三百米。徐柏龄严格将飞机对准跑道中心线，保持方向，安全地起飞了。

人们作过统计，航空事故往往发生在起飞后三分钟和着陆前八分钟。国际航空界称此为“危险的十一分钟”。在如此复杂的天气情况下安全起降，受到了代表团成员和美国领航人员的高度赞扬。

从上海起飞后，徐柏龄和机组人员想方设法采取多种措施，力图把在北京延误的时间赶回来，以保证邓副总理按预定计划到达华盛顿。遗憾的是，高空顺风不大，后一段还遇到了逆风，加之安克雷季下雪，飞机除雪又耽误了时间，结果晚一小时三十分钟到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等亲临机场迎接邓小平副总理。据说，副总统亲自去机场迎接一位外国副总理，这在美国礼仪上是少见的，反映了美国政府对邓副总理的来访很重视。

翌日上午，天气晴朗。卡特总统在白宫草坪上举行正式欢迎仪式。徐柏龄和机组同志应邀出席。

对面记者台上，各国的文字、电视、电影记者，肩扛摄影机，胸挂照相机，人挨人，人叠人，堆成了一座人造山头。他们聚精会神地等待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的到来，争抢第一个镜头。

当邓小平副总理在卡特总统陪同下来到检阅台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乐队奏起了两国国歌。接着，卡特总统致欢迎词，表达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感；邓小平致答词，感谢卡特总统的热烈欢迎，回顾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史，阐述了我国政府的政策，决心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

正当人们欢欣鼓舞之时，少数反对派趁机捣乱。有两名美国极左派混在记者群里，当卡特总统致欢迎词时跳出来反华，被美国保安人员拖走了；距草坪南面五百米处，有一群台独分子和美国极左派搞游行示威。尽管他们喊破嗓子，费尽心机，但无损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2月4日下午，参观波音飞机制造厂。这是邓副总理访美以来最紧张的一天——获得情报：反动分子预谋在邓副总理参观时行刺。这不仅使我国代表团担心，美国政府和保安人员也十分紧张。他们采取了多种安全措施，并且严密部署了

大量保安人员。

本来，徐柏龄和机组人员早就盼望参观波音747飞机的客舱设备。但是，此刻都坚守在专机上——这是飞行员的阵地。只要邓副总理访问成功，徐柏龄和机组人员随时准备付出一切。

正是凭借这种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高度责任心，正是凭借这样高超的驾驶技术和团结一致的过硬作风，徐柏龄和他的同伴们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了伟大祖国赋予的神圣使命。

震惊世界的绝密飞行

那是1971年6月27日深夜，整个首都沉浸在一派安谧、温馨之中。然而，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东侧厅内却灯火通明。

当徐柏龄随着民航局领导走进会客厅时，仪表整洁、目光炯炯的周总理已等候在那里。

总理亲切地同每个同志握手并热情地招呼大家入座。从他那镇定自若的神态上，丝毫看不出一次震惊世界的秘密行动正在进行。

待众人坐定后，总理款款说道：“今晚请你们来，是要交给你们一项特别绝密的任务。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派他的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经由巴基斯坦的首都拉瓦尔品第到北京，使用巴基斯坦的波音707飞机，由你们派飞行人员去领航。任务很重要，要先试航，把航线记熟。要确保飞行安全。”

说到这里，总理停顿片刻，看了大家一眼：“这次任务要绝对保密。巴基斯坦政府对我国很友好，叶海亚总统提出，为了绝对保密起见，要求我们派一架专机把领航人员送过去。”

事关重大。民航局领导当即根据总理的指示，决定派民航北京管理局第一飞行总队总队长徐柏龄带队，率领一名领航员和一名随机报务员同机前往。

一阵剧烈的心跳。徐柏龄真为自己能担当这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感到荣幸，他激动又紧张。

总理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临行前，又一次耐心叮嘱：“要小心谨慎，不可大意。要把有关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7月3日，伊尔18型专机把徐柏龄和领航员刘志义，随机报务员王今亮三人秘密送到了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

飞机降落后，滑向戒备森严的军用停机坪。巴方已经做好准备，未经任何检查手续，便在恰克拉拉基地司令陪同下，乘坐我驻巴大使的卧车直达我国大使馆。

为了不使外界引起猜疑，这架专机立即起飞返回北京。

到达驻巴使馆后，徐柏龄即刻将顺利抵达巴基斯坦的情况向国内作了报告。

7月4日，我领航小组同巴方飞行员在我大使馆晤面，周密地研究了试航计划。徐柏龄详细地向巴航飞行员介绍了飞行航线，导航设备和机场情况。

7月6日，巴航派出一架波音707飞机，由巴航飞行员驾驶试航北京。在徐柏龄等人的领航下，飞机安全地在南苑军

用机场降落。这时，根据总理的安排，我国外交部代表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等四人已在机场等候。飞机加油后，和领航小组一道乘飞机返回拉瓦尔品第，顺利地完成了试航任务。

7月7日晚，在金碧辉煌的总统府，叶海亚总统设宴招待执行此项任务的中国朋友。巴基斯坦出席作陪的，有陆军参谋长、国务秘书、外交秘书、安全委员会主席等军政要员。

叶海亚总统十分健谈，待人热情友好，对周总理派来几位执行特别使命的人员更是亲切。宴会上，叶海亚总统高度赞扬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为发展中美关系所表现出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伟大胸怀和气魄。

当叶海亚总统得知，徐柏龄曾为周恩来总理多次飞过专机时，风趣地说：“倘若周总理访问欧洲途经巴基斯坦，我们一定热情邀请他来巴基斯坦访问。他若不来，我就命令所有歼击机起飞拦截。你就告诉周总理，‘伊斯兰堡人民想念他！’然后，把飞机降落在伊斯兰堡。”

叶海亚总统的一席话，使徐柏龄和周围的同志深为感动，敬爱的周总理，不仅中国人民爱戴他，世界人民也十分崇敬他。

7月9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徐柏龄领航小组和章文晋等同志一起，先于基辛格特使登上巴航波音704专机。半小时后，基辛格特使和现驻中国大使、博学多才的“笔杆子”温斯顿·洛德先生一行六人，在巴基斯坦外交秘书陪同下登上专机。

据说，基辛格一行人从宾馆到机场一路顺利，不巧的是，